



□ 陈永忠

诗意木良

我始终认为,有山有水的村庄方显灵气。在这里,山水将木良打扮得分外灵秀。静谧时,河水倒映两岸人家,如一幅工笔画;水波摇动,黑色洒开,工笔便成了写意。从河的上段嵌入一笔,引水灌入,绕过人家,开辟出良田千顷,绵延至河的下游,完成一个天然的半包围……对于寨子来说,那一缕稻田便是缠腰玉带。

初秋の木良到处还郁郁葱葱,田间的稻子正在灌浆,仿佛能听到稻禾生长拔节的响声,土坎上的南瓜一天比一天胖起来,鼓着的肚子像被一股子秋风吹胀了一般。向晚,下过一阵分散小雨,湿润的空气里飘逸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那些褐色的蜻蜓组成阵势在头顶上低低地盘旋。脚下走过的田埂,时不时有青葱慌不择路随便一跃,很快就消失在稻丛中。

转过几弯田埂,来到了银杏树下。银杏叶一些黄了,一些还青绿着,如巨伞一般遮住头上的天空。据老人们说,此树树龄千年,守护着木良。于是,木良人便为此引以为荣,将树木当作娘亲一样亲近。爱树,敬树,成为这个侗寨的风尚。

往木良河边看去,两座新修的大桥伸向彼岸。彻底改变了沿河两岸肩挑背扛的历史。上点年纪的人还依稀记得,曾经的木良河是怎么变

迁的。最初,两岸全靠渡船相通。码头上,一只船刚刚靠岸,有人从船上走下来,岸边蹲着的人立即起身,准备跨上船头渡过对岸去。一上一下的人群,肩上挑着、手里提着,有鸡鸭、有猪羊、有猫有狗,此起彼伏地叫唤着,在这些杂乱的声音中,他们相互间打开笑容,招呼着问候着,生活的场面甚是热闹。后来,拉通索桥。不仅较渡船便捷了许多,更让河上添了道亮丽的风景。新修石桥是最近几年的事,索桥完成了它的使命,原样保留在那儿,成为历史记忆。

岁月经不住时光洗礼,见证变迁的老码头依旧在。紧挨着码头的河堤,一溜杨柳垂到水面上,像钓鱼的人那样安静守在那里。树下拴着几只木船,大概许久没有人去解开它们,落得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洒脱。

巧遇一位本寨走出去的画家,此刻正在河畔写生。只见她把画板支在地上,蹲着,手里转动着炭笔,抬头看过去。河面干净明亮,清晰地倒映着索桥、山色、寨景。

画家观察了一小会儿,提笔开始在画纸上草草勾勒出景物的轮廓——以码头小船为前景,银杏王和索桥居中,背景是远处的寨子。她不时抬头看看,又低头涂抹几下。水面、索桥,还有银杏树,她好像看到了童年的自己:那时,她正坐在船

尾,双脚拍打着水。父亲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里横着竹竿,嘴里吆喝着鸭群。鸭群有打眼斗的,头插进水里,朝天撅着屁股;有扎猛子的,钻进水里不见了,不多久在远处冒出来;有相互追逐的,两只鸭一前一后扇着翅膀,哗一下箭一般掠过水面……她还看到了玩伴,彼此牵着手要过索桥,桥那头,几个男生叉着脚拼命地摇晃,秀气的双脚快要站不稳了,惊慌地大喊大叫。见状,小男孩们越发兴奋,摇得更起劲,笑得更开心……她还跟着母亲来到这河边洗衣洗菜,那时就有像母亲一样年纪的婶子拿她开心,说咱们闺女书念得好,以后就是一只金凤凰,飞到贵阳去怕是不回来了,她害羞地说,我才不去贵阳,城市太大了迷路,我要陪着阿妈。那人开心地说,只怕那时,你要嫁到城里,你阿妈也留不住你。她更加害羞,说婶子再要胡说,便把她的衣服扔进河里去……这些画面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像流水一样在眼前奔跑。她大概不知道,想起这些事,她脸上不自觉地荡着笑意。

时间就在她横着的画笔下无声无息地流淌。有时会起几丝风,吹动耳畔的秀发,吹迷了眼睛。一切是那么安静、悠远。

我想起下之琳《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无疑,画家在画木良,却不知不觉地成了木良的风景。作为看风景的我,不必去打搅画家。悄悄收回目光,转回到银杏树下。

有人引我参观旁边的民宿。推开木门,庭院花开草绿,院墙边,几杆细竹随风摇曳。往外挑出的楼台,凭栏望远,便是那一缕“缠腰玉带”。有一种让人想飞的感觉。恍然听见簌簌的声音,一转眼,它身旁的银杏树,风与树正在合奏一曲

乐音。这情景,便让我在心里默想,他日,我若匀出时间,约三五好友,在此长住几日,听风赏月,该是多么舒心的事。

沿着石板小巷闲走,曲曲折折的巷道向前延伸,串起一家家屋舍。转过一道墙,会遇见一段竹子栅栏,浅浅地围着院子。红的黄的粉的花,或伸着脖子,或歪着脑袋,透过缝隙,好奇地打量着过路的人。院子里,有时会坐着一位老人,慢条斯理做着手上的活,比如择一把青菜,削一只土豆,剥几粒落花生……手上的活计,似乎总也做不完,老人会乐此不疲做下去,其实只为打发掉这悠长闲适的时光。

有时,听见狗的叫。正踌躇不前,主人已经出门来了,见是过路的人,就一边安抚着小汪别乱来,一边招呼路人到院子里坐坐。那时,你可以跟主人随便攀谈几句,言语之间,你会感觉到这里人们是如此的纯朴、热情。

我还记起今年五月,同朋友到木良“打端午”。每年这个时候,女婿携妻儿回岳父母家打端午,是这里惯有的习俗。车开到杏树下,就得下来,从车上将一对鸭和一些礼物挑在肩上,挑进他岳父母家。一家人在亲情融融的氛围中包粽子,吃鸭,传承端午节日。远处传来咚咚地敲鼓声,屋外正畅快地下着雨。老人不经意地说,真是奇怪,端午真是要落雨的啊,一会儿还划龙舟比赛哩。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传统节日,既是传承文化,又是维系亲情的重要方式。木良人除了坚守诸如端午这些传统节日之外,还要隆重地过“三月三”。这个节日意义在于,继承农耕时代先辈们对谷物依赖和尊重,在播种之前,操办祭祀,向天祈祷,无病虫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 莫章海

玉兰花开

先花后叶玉兰花,红白相间粉黛纱。
富貴峰峻春燕冠,仙姑疑是未还家?

□ 宋尧平

诉衷情·悼念王真强老师

一生办报尽心酬,
直到魂尽头。
而今试点单位,
事业有人守。

薪火带,
业精牛,
美名留。
后来之輩,
继承遗愿,
誉满神州。

□ 王连生

清明,我用一束鲜花祭奠先人

(外一首)

清明,我把对先人的思念
凝聚在一束鲜花之上
让春风在坟头轻轻地吹动
让春雨把天空柔柔地滋润

清明,我把对先人的思念
凝聚在一束鲜花之上
让小草围坐坟头整齐地歌唱
让小鸟在天空报告春的消息

清明,我把对先人的思念
凝聚在一束鲜花之上
让先人也看到春天的美丽
知道他们有一群孝顺的孩子

清明,我把对先人的思念
凝聚在一束鲜花之上
不给这刚刚明净的天空
再添添一丝浓烟与灰尘……

清明的雨

清明时节的雨
让带露的梨花
染白季节的悲伤

一阵倒春的寒风
从原野的深处吹来
路上行走的人们
竖高了衣领

这是通往春天的路径
每一个旅人都怀揣感恩
像清明时节的雨
洁白而透明

太阳躲藏在天空深处
雨雾似纱笼罩大地
谁在一声声唤着先祖
像布谷啼血回荡于山谷之间

下,唯一留给我们的是心中那份无尽的伤感。母亲匆忙短暂的一生,也造成了父亲半世的孤苦伶仃,父亲从那时候起,就苍老了很多。后来大哥工作调动,离开家乡,姐妹相继出嫁,我也在县城工作,小弟外出谋生,几年间,一个好好的家就此人去楼空。

父亲的一生是孤苦的。自从我们兄妹离开家后,家中只留下老父亲一个人执着地守着那沧桑的老屋,听不到儿女的呼唤,只有房门那吱呀吱呀的叫声陪伴着,他常在黄昏时独倚门前,盼望儿女们归来。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牵挂着老家,家乡是他的念想,老屋是他的根,每次不论到大哥那里还是来我这里,只要住上两晚,便嚷着要回去,说是受不了约束,回去生活自在得多。后来父亲患上脑梗,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但尚能自理,有时来看孙子,一不注意他就从县城步行回家,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有一年在小弟那里过年,正月初五出来散步时跌倒,瘫了,只能坐轮椅上,这时候痛苦多了,可也更加糊涂了。新冠期间,服侍他成了我们的难题,实在找不到人服侍父亲,只好把父亲送到敬老院,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都一脸的不舍和泪水,闹着要回老家,护理人员说,你们每来看他一次,就上好两天,不吵不闹,到了第三天不来就发脾气了,看着父亲憔悴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只好陪着他说话,晒晒太阳,推着他慢慢走。到后来,护理人员说父亲不吵不闹了,我知道父亲大去之期不远了。放开新冠管控之后,我们把父亲接回老家,阳过后没多久,父亲就走了,永远地走了。

回想父亲的一生,不禁唏嘘,泪流满面。父亲的一生真的太苦了,只愿他在天堂那边有母亲的陪伴,不再孤独,不再困苦。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每当回到老家,面对的只有沧桑、宁静的老屋,物是人非,再也听不见父亲亲切的唤儿声,再也看不到当年兄弟姐妹一起陪父母亲过年的景象了。

□ 池剑平

一根未送出的拐杖

祖母晚年,其行动已多有不便。于是在外工作的我,便承诺给祖母买根拐杖。可直到祖母离世,我的承诺却没有兑现。作为长孙,每当想起自小祖母给予我太多的关爱与厚望,想起祖母一生的辛劳和坎坷,可我连对祖母一个小小的孝敬都办不到,细想起来十分内疚和惭愧。

1914年,祖母出生在贵州郎岱县敦孝里(今六枝特区龙河镇)上余底的一个比较富裕的乡绅之家。祖母出生的年月,中国正进行着一个从旧的封建体制向新的民主革命体制过渡的变革。泱泱华夏,那时可谓危机四伏,到处充斥着动荡与不安,广大劳苦百姓正处于流离失所和备受煎熬之中。

祖母出生时,上面已有两个姐姐,外曾祖父便给祖母取了个乳名叫“三妹”,这就是祖母一生中唯一的一个正规用名。

祖母嫁给祖父后,完美婚姻仅仅共存了短短的五年时间。祖父27岁时罹难,是对祖母的重重一击。一个才刚拥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遭遇如此重大变故该是多么的不幸与痛苦。

随着岁月流逝,我出生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长大,看到虎里虎气的我,祖母心里是充满了期盼,成长中也始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我自小脾气大、个性强,并且还特别的顽皮。儿时同伴中架没少打,尤其爱同母亲顶嘴,为此经常受到母亲的责骂与处罚。这时只要祖母在家,总会及时给予我袒护与包容,我也常常在母亲棍棒追逐下跑到祖母身后躲避,祖母便成了我儿时的“保护伞”和温馨的“港湾”。

祖母对我的关爱还表现出对我学习的特别支持。

我自小就喜欢看文学书籍,尤其作文较有天赋。我一个么叔有许多藏书,他的书从不外借,原因主要怕损坏和丢失。这样要看书只好趁他不在家的时候通过祖母偷偷借来看,看完后即还。

这里还有个笑话。那时祖母同意把书借给我看必须有个条件,就是看完一本还上再借,不允许同时拿两本。

初先我还信守“规矩”,可遇到好的书后就动起了“歪脑筋”,利用祖母不识字打“卡张”作弊。

就是在还书的时候乱找一些旧书代替,把想要的好书留存下来,以至于么叔的一些好书便越来越少。等到么叔回家时,才发现书“转移”到了我这里。而当祖母知道这些后,诧异中为我的“小聪明”哭笑不得,但过后祖母依然是如旧支持我,从没有半点嫌弃,反而认为这是我这个孙儿爱学习的聪明之举。

当然最让祖母高兴的是我当兵入伍。记得在我离家的前夜,祖母同家里的其他亲人一样,总是默默地一直陪伴我坐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祖母很早就起来张罗着为我送行,临别之际一再吩咐我去部队听话和好好成长,还把平时节省下来的20元钱硬塞在我的手中。

此时祖母话不多,平凡语句间也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但我已深深感受到是对即将远行的孙儿殷切的祝福,感到的是祖母许多未了心愿对一个孙儿满满的寄托。

接到祖母病危的消息,已是我在部队提干后的第四个年头,当时正值我正带着部队在进行军事比武训练,工作的繁忙,自然无法立即脱身回乡看望祖母。

而当祖母在熬了十多天后溘然长逝时,回到家的我与祖母已是阴阳两隔。

听父亲说,祖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记挂着的仍然是我。临终前不忘交代父亲要换上我为她买的那套新衣服;曾数次用微弱的声音吩咐父亲在她去世后不要告诉我,怕我因为悲痛影响工作。

还说我军在部队好好进步,以后多把家照顾好和把弟妹们带好。

当父亲说到这里,跪在祖母遗像前的我早已是泪流满面。

此时我还清楚记得当兵五年后第一次探家时和祖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当时已是部队司务长的我在见到祖母的那一刻,孙儿正正规规地上前敬礼:

“奶奶,我回来了!”

看着已是一身笔挺军装的英俊潇洒孙儿,您此时别提该有多高兴!当我特意把为您买的一套新衣服以及一大袋您喜欢吃的罐头和水果呈送到您面前时,看得出来,您眼里总是闪着欣喜的亮光,爬满皱纹的脸上写满了对自己孙儿的骄傲与自豪。

我知道此刻在您心里,孙儿的成才,这对于一个家庭,无疑是一个希望,自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开创。

那次不太长的假期中,孙儿同您聊家常,聊在您关爱下无忧无虑的童年;聊小时候的任性和顽皮以及每顿饭都要吵着吃您炒的菜等故事,祖孙之间此时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可谓亲情无尽,不亦乐乎。

事隔五年,当时看到您的身体已更加瘦弱大不如前。看到您常拄着一根简易半截竹棍,拖着一双小脚步履蹒跚的样子,孙儿甚是揪心!

于是我曾对您许下诺言:

“奶奶,等我下一次探家,我一定给您买根漂亮的拐杖!”

可如今一晃四年过去,您却永远地离我们而去,可我的承诺却迟迟未能实现。

祖母,孙儿实在太粗心、太不孝了。不知您在九泉之下是否还在惦记这件未了的心愿?是否已原谅孙儿的不孝?!

说实话,关于写祖母,感觉笔头是异常的铅重。作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平凡而孱弱的农村女性,一生多半是在担惊受怕中生存。这是一件无不让人感到十分悲凉和辛酸的事情。

祖母历经磨难,可谓九死一生。

幸运的是在多次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都能化险为夷,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勤劳中不失勇敢,困苦中不失坚强,逆境中不失抗争,重压中不失坚毅,富有中不失善良,从不向困难低头,这应该是祖母一生中伟大品格的真实写照。

祖母仙逝于1994年11月6日,寿终81岁。愿祖母在九泉之下不再有苦难,祖母安息。

写人民群众伟大实践,记录时代发展华章。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高度赞扬了该书,他指出,这部作品深刻捕捉了当代中国的时代脉搏,生动展现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这种以细微之处见宏大的叙事方式,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启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郭书林、郭义强、郝振省等领导和嘉宾,对该书进行了点评。大家认为,本书情感真挚且意境深远,兼具深度、温度和高度,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贵州,打开了一扇了解这片土地的窗口,更在展现中国乡村振兴阶段性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吴水霖

默默的父爱

去年的冬天,老父亲因为感染新冠病毒,阳了几天稍有好转后,在一月十七日这天中午去世了。那天,他如往常一样吃了中午饭,然后靠在床头,像午睡似的,没有什么交代和嘱托,无声无息匆匆地走了,就这样悄然地离我们而去了,很安详,没留下什么遗言,就像是一场很仓促的旅行,在某一个日子就会回来似的。

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被抓壮丁,家里只有奶奶与父亲三兄妹生活,两个姑姑还小,在没有父亲庇护的社会,日子过得很难,父亲从小性格就内向、胆小、老实、怕事。爷爷从国民党军队投诚后,回到家里。父亲是在爷爷严格管教中成人的,没有主见,懦弱。爷爷做事带着干脆,有江湖习气,在家族中倒有些威望,但是对家里却是一种伤害。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由于母亲性格比较刚强,与爷爷不合,于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分了家,由于爷爷的不管不顾,父亲又担不起责任,所有生活重担便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母亲好强不服输的性格,便成了家族中的众矢之的。

我们家从我记事起生活举步维艰,常有人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来找母亲的麻烦,而父亲却总是不言不语,默默地在一边抽着旱烟。即便这样,母亲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很紧,但在父母亲的勤劳操持下,我们兄妹七人都能长大成人。

父亲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谈,当大家聚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时候,他总是陪着笑脸,好不容易插上话也是很简单的几句,然后再悠闲地吸着烟,在缭绕的烟雾里表现出一种闲情逸致,仿佛吸烟才是他最舒心的事。

父亲一生是勤劳的。集体的时候父母亲



刊头图

李明强